

刘绍先 著

蓝天碧水

lantianbishui

吉林人民出版社



蓝天碧水

刘绍先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蓝天碧水

著 者	刘绍先	封面设计	翁立涛
责任编辑	陈余齐	版式设计	东 文
责任校对	东 文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人民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55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034-3/1·264
定 价	19.5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作者简介

刘绍先山东莱州市人，1931年2月生，家境贫寒，在抗日烽火中度过了童年，曾当过村儿童团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哈尔滨道里区工作队员；市工商干部训练班学员；市企业公司助理员、股长；哈尔滨市政府人事局干部管理科副科长；市委组织部组长、副处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巡视员；吉林省

榆树县委副书记，“文革”受冲击，1968年复出，任榆树县革委会副主任、副主任；1972年开始，先后任吉林省农林办公室副主任、省农委副主任；省计委副主任；省农牧厅副厅长；省牧业管理局局长。

1991年当选省政协委员，1993年当选省人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农经委专职委员。80年代初曾兼任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区划办主任。曾主持编写了《吉林省简明农业区划》获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吉林省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获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二等奖。还有著述多篇，散见于报刊杂志，1996年离休，又被省人大聘为农经委顾问，直到1999年本届人大常委会届满。

序 言

刘绍先同志的新著《蓝天碧水》围绕林业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主线，成功地阐述了“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向人们揭示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深刻内涵。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塑造形象鲜明，是一部难得的宣传林业的文艺作品。

《蓝天碧水》通篇贯穿了生态建设这个主题，运用对比的方法，再现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前后在生态建设上的变化。三中全会前，以粮为纲，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大搞垦荒，围湖造田，破坏了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获得很大提高，广大农民不满足温饱水平，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建设一个绿色家园。小说通过文学笔触和艺术手法，通过鲜活人物和生动故事再现出来。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沙岗村生产队长赵铁汉，经历过三年困难，为了不使群众挨饿，他拚命开荒，他的所思所作，使人看了会感动得落泪。经过垦荒，粮食产量虽然有了

一定程度提高，但是树砍了、草铲了，环境恶化了，遇上大风，沙尘满天飞扬，遇上大雨，沙石横流。他痛定思痛，在邻队——沙包村植树造林模范田兴林的影响下，终于认识到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最终由一个开荒能手变成了一个植树造林模范。沙包村团支部书记田满秀爱上了沙岗村团支部书记孙二兴，当孙二兴向她求婚时，由于沙岗村是“光腚村”而被拒绝。后来孙二兴帮助老队长赵铁汉转变观念，实现了村子林围化，耕地林网化，沙丘、荒坡森林化后两人才喜结连理。赵铁汉的女儿赵小花与大学同学曲川恋爱，曲川家的村子虽然实现了绿化，但没实现美化目标而不同意嫁到曲家村，急熬了村长和老支部书记，他们为了留住人才，按照沙岗村和沙包的绿化美化标准，绿化美化了自己的村落。赵铁汉感叹道：“蒲秀结婚要绿化，小花结婚，又加上了美化，标准真是越来越高啊！”生动的故事，诙谐的言语，有趣的对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从故事塑造的人物言行上，透视和折射出绍先同志对农村生活的深刻了解以及将其转化为文学作品的娴熟技巧。作品中的田兴林、赵铁汉、张二嫂，孙莼芝、田梦林、孙二兴、田蒲秀等个性突出，性格各异。具有故事性，可读性，创作是成功的，作品的主张是积极的、有益的。

刘绍先同志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敬业精神不减

当年。从 1991 年始在省老干部大学连续学习了整整十年。他过去虽然从未写过小说，但是他肯学习，好钻研是个闲不住的人，2001 年以来他借助电脑写作了多部小说。在目前生态环境恶化，沙尘暴日益剧烈的情况下，拿出这一作品有着更为直接的针对性。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生态省建设活动。《蓝天碧水》的出版发行，必将对这一活动是个有力的配合和促进。

刘延春

蓝天碧水（第三次修改稿）

——献给绿化美化工作者

风，越刮越大，一阵紧似一阵，发出了一种“嗷嗷”的怪叫声，大风把地上的沙土卷上天空，弥漫在天空中的沙土与挂在天空的云彩搅合在一起，分不清哪些是云彩哪些是刮上天空的沙土，云彩和沙土形成了一种混沌的混合体，遮住了太阳，把白天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能见度很低，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如同在夜间行驶一样，开着两只巨大的前照灯。一辆北京吉普顺着公路，在前照灯的指引下急速地向前行驶，四个车轮在柏油马路上飞快旋转。坐在司机右侧的是三江县委副书记赵经来，坐在后座上的是地委书记程尔川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歧一。程书记不时地推开身旁的车窗，向外眺望，旷野里狂风呼啸，一阵大风顺着车窗刮进车内，程书记顺手把车窗关上，他往后倚在座椅上，微微地把眼睛闭上，陷入了沉思之中，喃喃地说：“这么大的狂风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程书记，你过去在中部地区工作，看不见这样的狂风，可是这对我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赵经来

说：“不过这几年来狂风刮的次数比过去增加了许多，据气象部门预报这次狂风十一级，能见度3—5米。”

“经来呀，过去在报纸上看到‘黑风暴’这个名词，可是不知道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次到你们县来却亲眼看见‘黑风暴’了。你们这儿沙子多，黑土少，我们不叫它‘黑风暴’就叫它‘沙尘暴’吧，反正是一个意思。”程尔川说：“为什么狂风一年比一年多？这恐怕与无止境地开荒有关系。也就是说由于大量开荒，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可能是导致狂风肆虐的重要原因。”

“我查过一些资料，大约在100年前，这个地方还是皇家狩猎场，羊草长得很高，正如有人所形容的那样‘风吹草底见牛羊’，在这片广袤的大草原上，生长着成群的梅花鹿、高大的马鹿、黄羊、獐子、狍子和美丽的雉鸡，可想那个时候即使刮大风也绝不会出现‘沙尘暴’天气。”

张歧一说：“可想而知，那时可能是清风徐徐，碧水汪汪，蓝天一片。”

“张主任是个文人，对我们县史很有研究。”赵经来说：“我也常琢磨如果平原和山地都用植物——树木和草覆盖着，沙土咋能上天！即是刮十二级巨风，把树木刮断，地上的沙土也不会上天啊！”

吉普车顶着狂风向前行驶。程尔川边听着赵经来和张歧一议论边透过车窗向车外看着，忽然他发现在

公路的一侧靠小沙丘的几户人家，有的房屋被沙子覆盖了一半，有的房屋被沙子堵住了门窗，有的房屋与房后的沙丘连到了一起。几个男人还有几个妇女正拿着大锹，清理被沙子堵住的门窗。程尔川拍了一下坐在前座的赵经来说：“经来，你看前边的那几个社员在那干什么？停车，咱们下去看看！”吉普车“嘎吱”一声停到了路边。程尔川打开车门，走下了汽车，他刚站到地上，一阵狂风呼啸着扑面而来，程尔川的帽子“飏”的一下被大风卷到了天上，帽子像是一个绿色汽球向天上盘旋，越盘旋越高，滴溜溜地在天上滚动，程尔川目视着，苦笑着说：“经来呀！我买的一顶新帽子，一下子就被天老爷给夺去了，这个天老爷好不容气呀！”

“程书记，到商店我给你买一顶。”赵经来笑着说：“你的这顶帽子由我们县里给你补偿。”

“经来呀，刮飞了一顶帽子无防，我怕下次来的时候，把身上的衣服刮到天上去！”程尔川幽默地说，“你想想看，天老爷既能摘帽子，再惹怒它，一定还会给我们把衣裳剥光，到那时我们赤身露体，不冻死，也得被太阳晒死啊。”

他们边说边走到了正在挥锹扒沙的社员中，社员们放下手中的大锹向走过的程尔川一行人好奇地看着。心想这么大的风天，不在家好好蹲着，到这儿做什么！

“乡亲们，你们在干什么？”程尔川问道，“噢！

门、窗被沙子堵住了，你们是在扒沙子啊！”

“刮这么大的风，你们不在家避风，到俺这儿干啥？”一个中年妇女说：“是到俺这儿参观的？俺这儿可是个好风景呀！”

站在旁边的几个男人和女人“嘿嘿”地笑了起来。

“哎！你不是县委赵书记吗？”一个中年男子说：“赵书记，我是本村支部书记曲天光呀，你不认识我了？”

“曲天光，你的面孔模糊了，但是你的大名，我是熟记在心的。你是咱县种打瓜能手，也算是个人物，我能不记得吗。”赵经来说：“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地区新来的程书记。”曲天光走上前去热情地与程书记握手。

“曲天光同志，你看一场大风快把房子埋了，”程书记说，“你们村有多少户人家，窗户、门被子沙子堵住的有多少户？”

“程书记，我们村 56 户人家。被沙子堵住家门和窗户的少说也有二十三户。昨夜那场大风刮的嗷嗷叫，我一夜没合眼，早晨起来一开门，房门被沙子堵住了。”曲天光说，“我用了老大劲才一点点把门推开，出来一看，不光是我家的房门被沙子堵住，邻居家的房门也被堵住了，我用锹一锹一锹地扒开，他们才走了出来。不然还得在屋里猫着。”

“我们的支部书记，又为我们做了件好事。”中年

妇女说，“不然的话，我们的房屋就会彻底被沙子埋上，变成坟穴，我们就会永远在里边睡大觉了。啊呀！这会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来了，俺老百姓可是要为俺的好书记请功呀！”

“曲大嫂的话，俺同意，我们村的支部书记就是背着手上鸡窝——不简（拣）蛋。”一个中年男子说，“他还废寝忘食地领着我们一个劲地开荒种打瓜。别的一队劳动一天，挣两毛钱，可是我们队一天能挣八毛钱，干一天能顶别的队干四天挣的多。”

“你们队过去刮大风的时候也是会被沙子堵住门出不来屋吗？”程尔川问道。

“过去没有。一刮风就把房门堵住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曲大嫂说，“这几年刮风真是邪劲了，一刮风就传出一种鬼哭狼嚎的声音，你听吧，一声比一声大，‘呜呜’的一个门地直叫，都能把人疼死。”

“我们这儿吓唬小孩有一句话：别哭了，再哭风鬼就要来了！”一个小媳妇说，“你说神不神，小孩子一听这句话，立马就不哭了，瞪着两只小眼‘愣愣’地看着你。”

“为什么过去刮风，沙子堵不住房门，现在就堵住了呢？”程尔川问道。

“沙子是从地上飞起来的，过去沙包沙岗都长着草，长着小灌木丛，有的地方还长着小榆树，草根、树根把沙子固住了，风刮不动。这可倒好，沙丘、荒

坡都开荒，翻的稀宣，一刮风，沙子还不满天飞呀。”曲大嫂说，“虽然种打瓜多分一点钱，可是成天价得吃沙子，吃土。大风刮起来嗷嗷叫，还怪吓人的，一到天黑都不敢出门。”

“赵书记，你别听她瞎掰，开荒种打瓜和刮风有什么关系。”曲天光说：“外贸收购一斤白瓜子顶12斤玉米的价钱，不种打瓜工分就会马上掉下来。再说了白瓜子出口还能为国家换取外汇，因此种打瓜对国对民都有利。不能不种！”

“开荒种打瓜我们这儿都与外贸订了长期合同。外贸对我们很满意呀，他们发给我们的奖状挂了一屋子。”一个中年男子说，“我说曲大嫂，你可是不能在领导跟前说把种打瓜与刮风连在一块。这是两码子事。”

“张品，你可不要扣帽子，我什么样时候说过反对种打瓜了。”曲大嫂说，“我只是说，如果地上都长上草，长上树，刮风的时候，沙子就不会飞上天，不是这么回事吗。”

“打瓜也是植物，它也有根有叶，草能固沙，打瓜为什么不能固沙？再说了打瓜的叶子像是一把蒲扇，能把沙子遮住一大片。”曲三根说：“我看打瓜的固沙效果比草好。”

“我不反对种打瓜，但是说话要事实求是。”曲大嫂说，“种打瓜——耕、耙、种、趟一年要侍弄多少

次，一刮大风还不把沙子刮上天呀！但是如果不开荒、不种打瓜，收入马上就会掉下来，因此为了生活还得种打瓜。”

社员们你一言他一语，程尔川细心地听着双方不同的意见，他思忖着，时而提出问题，再听听不同意见。

“如果我们找出一个办法既能在沙岗、沙滩、沙包上植树种草，又不减少群众的收入，不就会治住风沙了吗！”赵经来说道。

“你是想鱼和熊掌兼得呀。”程尔川说，“我看这个办法总会找到的。”

“这个办法在哪儿？”曲天光问道。

“老曲呀，这个办法要在实践中摸索，如果你把种打瓜的积极性用到这上面来，我相信办法是会摸索出来的。”程尔川说道。

“嗯呐。”曲天光，“程书记，让我再想一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生态环境的恢复，也关系到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尔川说：“你想一想，我也想一想，我们大家都想想，办法总是会有有的。下次再来的时候，咱们再把各自的想法交流一下，你们看好不好？”

大家点头说：“下次你可是一定要来呀！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我们就能把劲使到正地方了。”

程尔川挥手群众告别。登上从公路上开过来的汽

车，小车转了个弯，顺着小道向公路上驶去。

“程书记是个大官，看样子也是个好官，你看人家一点架子也没有，能倾听咱们平头百姓的意见。”曲大嫂说：“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咱们争论的时候，程书记只是细心地听，并根据咱争论的问题再提出问题，把争论再向深处引进，这就叫做有水平。”

“曲大嫂，你快成了一个评论家了，我看你的水平快赶上程书记了。”张品说：“只是你的时运不济，嫁到了俺们这个沙石横飞的小屯子来了，如果当初你在县城谋个职业，你准能当上个大官。”

“你这个张品，又跟我瞎掰！”她顺手把锹往地上一截，扬起半锹沙子照着张品身上扔去。张品躲避不及，扬了一身沙子。大家“哈哈”地笑着，拿起大锹，继续扒着沙子。

风力逐渐变小，可是西南天边的雾云像是天马行空迅速地在天空中游动，还不时地传来隐约的雷鸣声。坐在吉普车前座上的赵经来副书记把胳膊肘向后一搭，抬头看了一眼程尔川书记，只见程书记眯着两眼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

“程书记，你来到地委工作第一次下乡，就叫你遇上了‘沙尘暴’，真觉得不好意思啊。”赵经来说：“经验证明，到了一个新地方，第一印象在脑子留下的印记是深刻的，往往很难消逝。”

“经来呀，你注意到了没有，群众一方面对开荒造

成的沙尘暴怨声载道，一方面又舍不得把开荒种打瓜扔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想办法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呀。”

“有的地方开荒种打瓜，还有很多地方开荒种粮食作物，反正这几年开荒算是冒烟了。特别是三年困难之后，开荒一年比一年甚。”赵经来说：“这样一刮风便是飞沙走石，黄沙弥漫，再不想办法治理，我们就会被黄沙吞食。”

“可是对这个问题上下认识并不一致。”张歧一说：“为了把粮食搞上去，我们不是还在大力提倡开荒么！”

“难就难在这儿。”程尔川说：“为了能把粮食搞上去，我们不仅是提倡开荒，还在资助开荒——沙丘、草地、荒山、湿地，都开荒，甚至还搞围湖造田。谁搞的积极谁就当先进、当模范。这股势头至今不减。”

“我们要向上级汇报实际情况。”赵经来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我原来在中部地区工作，对这边的情况不甚了解。”程尔川说：“我想多做些调查研究，特别是要多看些典型，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通过分析比较总结出几条有用的经验。这样我们既可以向上级汇报，又有正确的指导下边的工作。”

“在几次县委常委会上，赵书记对开荒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但都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张歧一说：“个别同志背后议论说赵书记有粉不是往脸上擦而是往